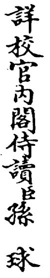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 四十一





南齊書卷四十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眞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顔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十二二十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攸之難隨世祖在盆城授寧朔將軍仍為宋邵陵王左軍行參

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
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郡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嘉中皆責
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
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通切調恒聞
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
懃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
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鈹槊微具顧眄左右叱

咤自專撻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過津埭恐喝傳郵破崗
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淅江風猛公私畏
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蹴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
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
督先訶彊寺却攝羣曺開亭正榻便振荆革其次絳標
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
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
税且增為千或詿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蕪獎值令夕酒諧肉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徵闕筆捷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犯蒜轉積鵶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寔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勑遥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别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

世多以闇緩貽𠎝少為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脱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為不少𩵋折姦減竊遠近暫安封閶喜縣公邑千五百户子良敦

義愛古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
民給其薪蘇郡閤下有虞龢舊床罷任還乃致以歸後
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
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翫果粽足以致誠
使歲獻扇簟而已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征虜將
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
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
甚多舊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啟

遣五官殷濔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宮官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即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户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從為侍中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年入為護軍

将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
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将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
不疑之地傾意賔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
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
辭翰皆發教撰録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
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政告祥因高
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
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

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

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
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
於事未遅明詔深矜獄圄恩文累墜今科綱嚴重稱為
峻察負罪離諐充積牢户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
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為殷
廣雖役未及民動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
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
譬以今比古復為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

存其命哉湘區奥密蠻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衂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邉虞方重交州夐絶一垂寔惟荒服恃逺後實固亦恒事自青德啟運款闗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絓言今縣軍逺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鋭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㑹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

勞劉揩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諂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啟曰臣一月入朝六登玫陛廣殿稠人裁奉顔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旹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喈穀價雖和比室飢嗛縑纊雖賤駢門躶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奥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産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

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絶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繼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曾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

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兖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禀人靈獨絶温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寔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貲許以賈衒前人增估求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㷊復交關津要共相

脣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詆罪無大小横没貲載凡求試
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
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閔姓貽僁最合從經若罰
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
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
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
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
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

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太半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劔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子良諫曰鑾輿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懽忽至重之誡頃郊郛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窀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棄民從欲理

未可安曩時廵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令馳騖外野交侍疎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寔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欵關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㑹東宫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堦下劉纉銜使始登朝殿令既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寔惟峻絶櫓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别為一室如或有疑邉帶廣途訛言孔熾毁立之易過於轉圜若依舊制通敞寔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

估過刻吹毛求瑕靡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勑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為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啟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世祖為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于禪靈

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懽乃以
鶢翔洽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
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
尊降同匹夫之樂夭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
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
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懃厲身奉法實願聖躬
康豫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燋爛陛
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顒顒尚恨其少豈可令日見

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啟聞私心寔切若是大
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
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寔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
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啟賜希
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
履曲降尊極豈可令月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即寔上啓
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
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

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體勸
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祭
酒辭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
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
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為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
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
祖撿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
良與太子善不啟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

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户前誦經世祖為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華插御床四角日夜在殿内太孫間日入參承世祖暴漸内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宫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宗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懐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

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
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
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劒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
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
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
淮中魚萬數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
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斂以
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

祭又詔曰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沿情所隆故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
史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
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
變曜台陛五教克宣敷奏端朝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
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
天不憖遺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於厥心今龜謀襲吉
先遠戒期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緑綟綬備九服
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黄屋左
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劒百人
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
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嘆曰北瞻吾叔
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兹地既薨遂葬焉所著内外
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范雲上
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世子為寧朔將軍會稽太守鬱林初為右衛將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年復為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常以封境邊虜建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同異名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寳義及江陵公寳覽等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勑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大醫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

當悉敎之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而
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
謀少留其事須臾帝覺景雋啟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
景雋具以事荅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高武王
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
復入宫昭冑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頴逃奔江西
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冑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
昭冑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

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
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
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
亭寅遣人說之云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胄入臺
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
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
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
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

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月+麝]中得其事迹昭冑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冑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昭穎黄門郎梁受禪降封昭冑子同監利侯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户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即位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荆州刺史

持節如故始興王鑑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上敕之曰吾前後有敕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敕邪忽作瑇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啟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爲

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為中護軍侍中如故六年遷秘
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並如故十年進
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
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為
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
第至崩不與相見鬱林即位復為侍中驃騎將軍隆昌
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
以子卿代為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為嫡世祖即位為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絶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輙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為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領南豫州之歴陽淮南潁川汝陽

四郡入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
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嶷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
陛下弘天倫之愛臣嶷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
祚垂陂茅蔣菴蔚冢嗣莫移誠欣惇睦之風寔虧立嫡
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
常侍如故尋出為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七年遷使持節
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荆州刺
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

膽幹至鎮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勑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勑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吴脩之王賢宗魏景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脩之曰既以降勑旨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啓無江愈名欲釋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

軍尹畧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齋仗數百人檢捕群小勑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詣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受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詣之等疑畏執録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衝天等

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畧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時年二十二臨死啟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啟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鉞奉勅遣胡諧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

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啟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絶子響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為蛸氏諸所連坐别下考論贈劉寅侍中席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曇粲黄門郎周彦驍騎將軍寅字景䆮高平人也有文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焉氏人關隴豪族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猨對跳子嗚嘯上留目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嶷上表曰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罄于甸人著於經禮猶懷

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
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
遂使迹隣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襲失
倒戈歸罪司戮即理原心亦既迷而知返釁骨不収辜
魂莫赦撫事惟往載傷心目昔閔榮伏痍愴動墳園思
荆就辟側懷丘墓皆兩臣釁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
世積代用之為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爰詔
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之餘麄微列葺襲之容薄申封

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寔且天下歸仁臣屬忝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繼别未安子響言承出命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轂脩蕃條歸體琁萼循執之念不移傅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上不許先是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永明二年出為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四年進號右將軍明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號

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公永明三年為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為豫州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

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領宣城太守明年為監南兖兖徐青兾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從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勑付秘閣九年親府州事十年入為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未拜仍為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

州須威望許得奏之欝林即位即本號為大將軍子懋
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顯達時
為征虜屯襄陽欲脅取以為將帥顯達密啟高宗徵顯
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為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
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顯達入別子懋謂曰朝
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
二三千人自随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
是大違勑旨其事不輕且此閒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

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客迎上阮報其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高宗於是纂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州行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下襲盆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

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説子懋曰今還都必
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懋既不出兵攻叔業
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説子懋重賂叔
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説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
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
從二百人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
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勑
以邊畧曰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説不異虜必無敢送死

理然為其備不可覽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亡滅之
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令
普勑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應接連已勑吏遣想
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覔可使人數往南陽舞陰諸要
處參覘糧食最為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
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堺皆爾不如法即問事又
曰吾勑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
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勑子真魚繼宗設公憠至鎮可

以公懋為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及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送先是啓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為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為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

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遷為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寔為皇家蕃屏未及拜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為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荆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晉安王子懋為雍州子隆復解督

鬱林立進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輔政謀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為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

六年以府州稍寔表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如故轉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六年為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

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為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欝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為右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與諶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年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白下地帶江山

從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此城十年為持節都
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
林即位進號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建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年為持
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十年
遷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刺史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
南彭城禄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吏以

南蘭陵代之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

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烏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

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

不獲已法亮不敢答而退年十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年為東

中郎將吳郡太守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還為後將

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年封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世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宫輒嘆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絶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

郡王建武中攺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攺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有盛寵子琳鍾愛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攺南康公褚蓁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氏無寵世祖度爲尼高宗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

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貴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齠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縉紳傍絕交友情偽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胷衿雖卓爾

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朝出閶闔暮司方
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
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
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居動
應聞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
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
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
總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温良宗英是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盛寵南郡南康

南齊書卷四十

南齊書卷四十考證

魚復侯子響傳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臣祖庚按南史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與此互異通鑑考異曰蓋蕭子顯為順之諱耳注云順之梁武帝之父蕭子顯仕梁朝而作齊書故言其為順之諱也又按帝紀作巴東王通鑑同蓋魚復巴東屬邑是時貶為魚復侯也

豫章王嶷上表○臣祖庚按表文與南史所載繁簡互別

徽列葦韝之容○韝汲古閣本作韝旁注雍本作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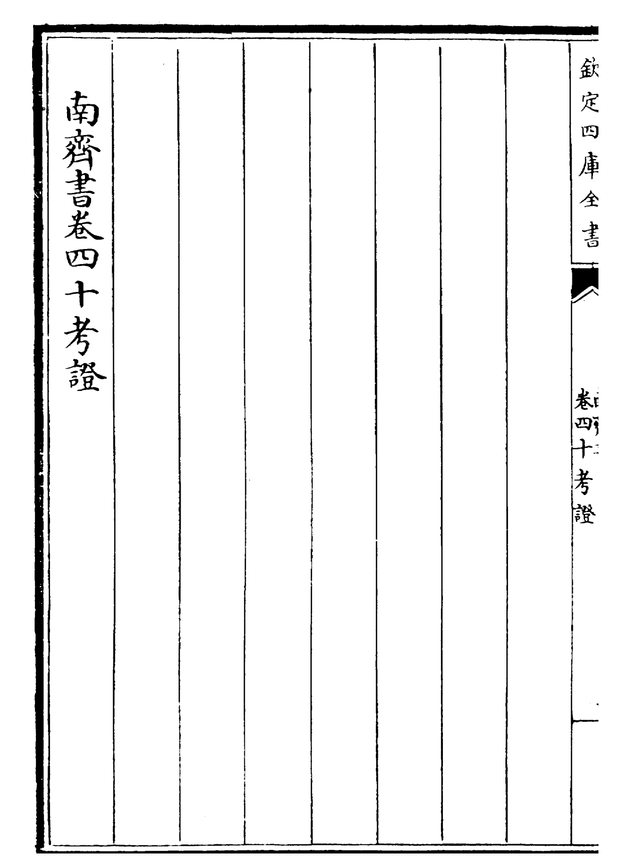
先是貶為魚侯○南監本無先是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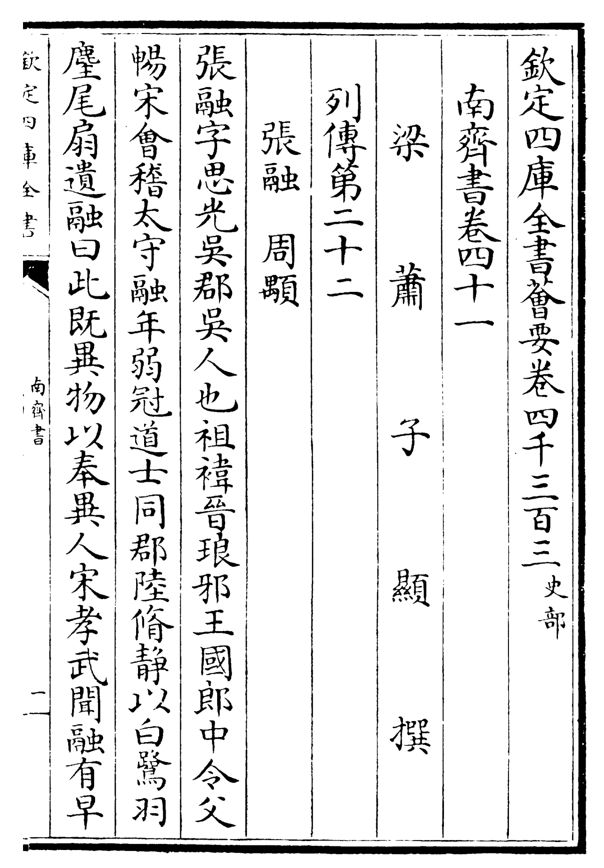
晉安王子懋傳阮報其凡于瑶之為計○凡南監本作同產弟南史亦作同產弟

不如法即問事○問事南監本作周章

或超五三階級及文章詩筆○南監本無及字汲古閣

本無級字


南齊書卷四十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一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二

張融 周顒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

釁解褐為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儭錢帛融獨儭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禄出為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内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傅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

北如天反覆懸烏表裏莬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絶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為山為川總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則窮區没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總江漢回混浩潰顛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摐（麤江）撞則八紘摧隤鼓怒則九紐折裂擓（於活）長風以舉波瀄（音郭）天地而為勢瀊（音盤）澤（于及）湝（音皆）洽（音合）来往相帀（麤合）汩

子突湥音突[illegible]於勃渤窣紆狀石成窟西衝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折扶桑而為渣在牙濩濼音藥[illegible]音門渾涫於官[illegible]於和碨於磊雍渤非勃淬音卒淪音侖澊音尊瀾淺龍嵸子拱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淃於員漣[illegible]於卯瀨於嬾輾轉縱橫揚珠起玉流鏡飛明是其回堆曲浦欹闊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洲島相連東西南北如湍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

道之所經焉茗茗蔕蔕窅窅翳翳晨鳥宿(音秀)於東隅落河浪其西界茫沆(于剉)汴河汩(于突)磈(于磊)漫(無官)桓芀踞委岳横崍危巒重嶂岌岌攢嶺聚立嵂(呂兀)碒(音窟)崊(呂今)嶔(欽)架石相陰嶐礩(徒罪)陁陁横出芀入嵬嵬(支罪)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横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于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洚(許江)洎洎(許百)潨(子㫗)巖柏(芬百)嶺觸山磙石汙漻(于各)㵄(音寒)況(于朗)碨(於磊)泱(於朗)渨𣶒(音阿)流柴礋(五感反)𡶪(五寡)頓

浪低波硌苦降䂭苦交硄苦江折嶺挫峉窄浪硠音郎捂朋山相硆苦合萬里謪謪極路天外雹戰雷奔倒地相礚獸門衆逸魚路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魂却贍無後向望無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横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瑶光而交綵接玉繩以通華爾乎夜滿深霧晝冥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山門幽暖岫户葢䔲九天相掩王地交氛汪汪横横音皇沆沆于剛浩浩音害滐麤貴潰大人之表泱於朗蕩君子

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隤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録詭物無書髙岸乳烏横門産魚則何㦬音羅鱅音容鮨音詣鱴音非魞音人鰈音果鮹音滑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灑噦於月噫於戒流雨而揚雲喬髗壯脊架岳而飛墳蜓音挺動崩五山之勢瞷矣簡睔矣舷煥七曜之文蠵蠵瑁蜂綺貝繡螺玄朱互綵緑紫相華遊風秋瀨泳景登春伏鱗漬綵昇魵洗文若乃春代秋緒歳去冬歸柔風麗

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徵雲之如曾落輕雨之依依觸巧塗而礚(去紺)遠抵欒木以激揚浪相礴(傍各)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清蓮代金聤芬芳於遥渚汎灼爍於長潯浮艫雜軸遊舶交艘帷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波而箭絶振排天之雄飆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徧萬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雕隼飛而未半鯤龍趠(貪教)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

宇宙之外矣陰烏陽禽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翮雲舉
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渚陶玄浴素長紘四斷平
表九絕雉翥成霞鴻飛起雪合聲鳴侶竝翰翻羣飛關
谥繡流浦照文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層
漢無陰照天容於鮷渚鏡河色於魦潯括蓋餘以進廣
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静跡有事而道無心於
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偏華日色盈秀則若士
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逸玄裾於雲帶筵秋月

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驪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過日以飛柯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舘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真若乃幽崖阨於夾陿倉夾隈隩之窮駿波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為灌為叢路糅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洲磝去角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駭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墦雲不氣流風歛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罡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

珠岫珂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繢瑠璃竦華丹
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潰潰浴干日月淹漢星墟滲河
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滅籠麗色以拂煙鏡
懸暉以照雪爾乃方員去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
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
以死而以生弘朔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克形雖萬物之
日用諒何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
有非膠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

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屈於用
舍應感亮夯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
咕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為大矣融文辭詭激獨與衆
異後還京師以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寔
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
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凱之與
融兄有思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卞
展有舊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

中第為尚書殿中郎不就為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没奚官元徽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亡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為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事劉勔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勔不融議宜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為可開不融議不

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尉融見宰敍回車徑去自表解
職為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為
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為王玄謨所録將敍之玄謨子
瞻為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禄
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
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
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
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

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寔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

郎非所好乞為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為太尉時時與融欵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懐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令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户外望澄又曰非是既

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為異如此又為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勑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乃長嘆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埀寛殆將至骼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摇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為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為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

敍融父暢與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與世卒融著髙屐負土成墳至是融啟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兼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黄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義宣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㣲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

而反常以兄事徵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甍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閤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為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

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
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
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
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温涼而錯寒暑綜哀
樂而横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
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
其所矣汝若復别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
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

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

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

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

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綱焉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

當振綱也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父

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别遺爾音吾文體英絶變而

屢奇既不能速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若天挺葢不

隤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融自名集為王海司徒褚淵問王海名融答玉以比德
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
暢後有克融卷稷
周顒字彦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禄大夫顗七世孫也
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顒少為族祖朗所知解
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携入蜀為厲
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
令如故仍為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

不悦答顗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
恵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顗有辭義引入殿内親
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顗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
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
出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
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顗顗善尺牘沈攸之送絶交書太
祖口授令顗裁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為長沙王參
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顗言之于

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寔極矣役命有
常祗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
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斮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
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柤杖被録稽顙
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筯當書
偃筆為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
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畧聞諸縣
亦處處皆蹟唯上虞以百户一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

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功
得之何遠還為文惠太子中軍録事參軍隨府轉征北
文惠在東宫顒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
復見賞遇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宫商朱紫發口成句
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
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
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此義
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絶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

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畧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録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寔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隷

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賔友會同顒虚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緑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

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䱇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内闕慙渾沌之竒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曽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

充庖厨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胤兄點亦
遁節清信顒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
或在不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興載策
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為之品節
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為
士者豈不以恕己為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
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
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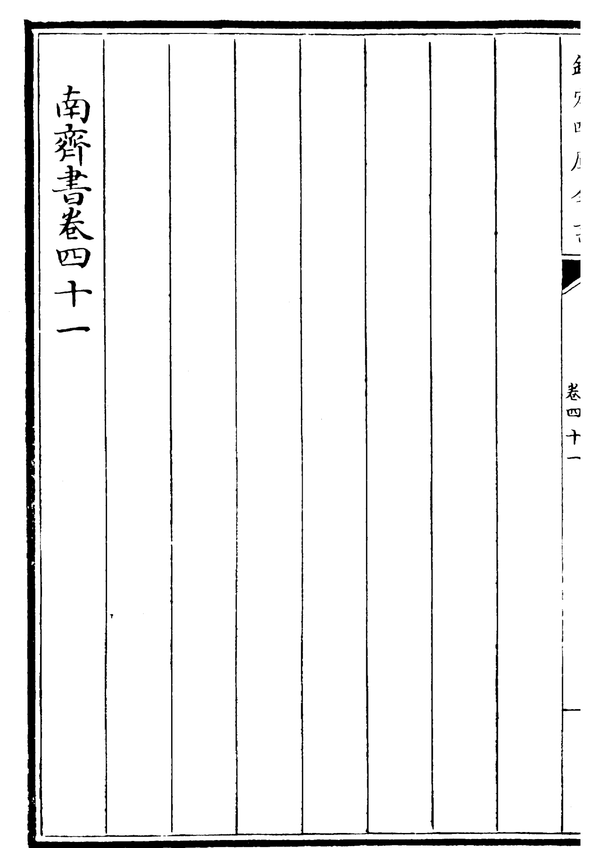
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
矜歘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人應憐悼況可
心心撲褫加復恣忍呑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圏量
肉揣毛以挨枝剥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為愴息事豈
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
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廻是常事雜報如家人
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
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

鼂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
棄生性之一啟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
以畜肌膋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
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
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顒卒官時會
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為給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戇崔琰聲姿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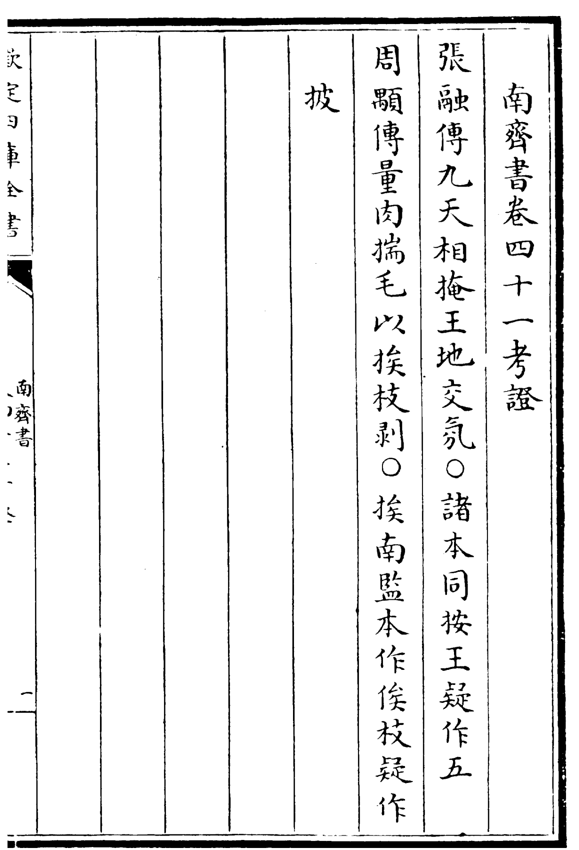
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託旨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事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虞龢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默同解擯務在連衡不謀銷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横擒雲梯獨振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南齊書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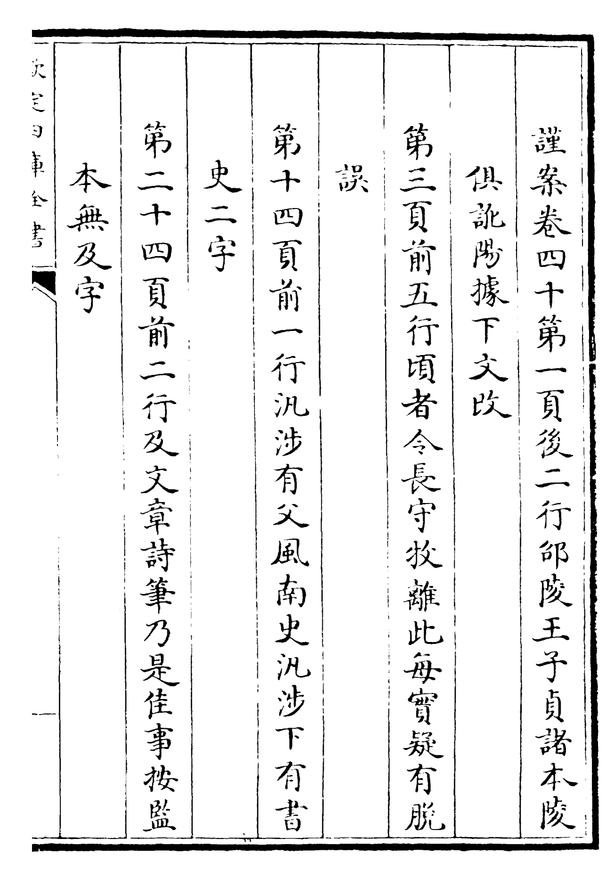


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張融傳九天相掩王地交氛○諸本同按王疑作五

周顒傳量肉揣毛以挨枝剥○挨南監本作俟枝疑作披

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謹案卷四十第一頁後二行邵陵王子貞諸本陵俱訛陽據下文改

第三頁前五行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疑有脫誤

第十四頁前一行汎涉有父風南史汎涉下有書史二字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及文章詩筆乃是佳事按監本無及字

卷四十一第三頁前三行重嶂岌岌刊本嶂訛彰
據張融賦改

第三頁前七行觸山⿰石褱石刊本⿰石褱訛⿰石寰據張融賦
改

第三頁後三行向望無前刊本無訛行據張融賦
改

第四頁前七行玄朱互綵綠紫相華刊本朱訛珠
據張融賦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眉目内闕按監本闕作闕

第十六頁前四行百為愴息刋本息訛思據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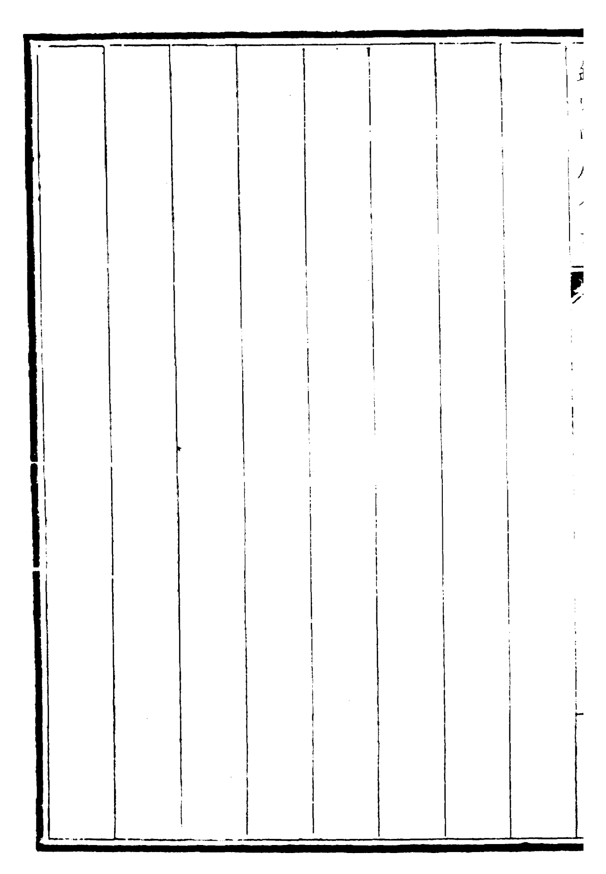
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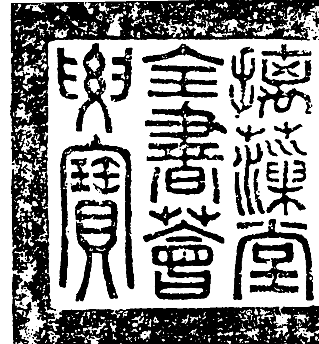
第十六頁前八行行亦息念按監本息念作自及

第十七頁前六行張融海賦文多脱誤諸本同按

此十一字係後人考證非本史文不應列此但

諸本並同今姑仍之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劉天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四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二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 晏 蕭 諶 蕭坦之 江 祏

王晏字士彦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祕書監宋大明末晏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叅軍安成王撫軍板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

王爕爲郢州晏爲安西主簿世祖爲長史與晏相遇府
轉鎮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
祖鎮盆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
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待乃留爲上
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
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
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踈
尋領射聲校尉不拜世祖即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

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起為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宦多歷通官晏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而普曜卒居喪有稱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為江州刺史

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終以舊恩見寵時王儉雖貴而䟽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諡上欲依王導諡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諡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解上欲以高宗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

大夫給親信二十人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世祖崩遺㫖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鬱林即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邑千户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劒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

太子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虜動給兵千人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國家事以此愈猜薄之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黙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無防慮望

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問
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傖人鮮于文粲與晏
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
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
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晏於華
林省誅之下詔曰晏閭閻凡伍少無特操階緣人乏班
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略疵瑕遂升要重而輕
跳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弗

容十手所共指既内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痾多歷年載頻授藩任輒辭請不行事似謙虚情實詭伏隆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廼爵冠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數亡命同惡相濟劒客戍羣弟詡凶愚遠相脣齒信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粲備告姦謀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覬能

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可為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列炳然具存昔漢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蚪鬚為戮況無君之心既彰陵上之迹斯著此而可容誰寘刑辟並可収付廷尉肅明國典晏未敗數日於北山廟荅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

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後出為輔國將軍始興内史廣州刺史劉纘為奴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諶字彦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

桂陽王參軍諶初為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諶於
太祖為絶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
太祖遣諶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世祖
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勲懃封安復縣男三百戸
建元初為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
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鎭西中兵世祖在東宫諶領宿衛
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諶口啓乞景真命太祖不悦諶
懼而退世祖即位出諶為大末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

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為南
蘭陵太守建威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
祖齋內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
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臥疾延昌殿敕諶
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
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寐諶還乃安轉衛
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
尉高宗輔政有所匡諫帝既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及蕭

坦之遥進乃得聞達諶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畧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内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為公二千户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内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户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為揚州及有此

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為蕭諶作甌箭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書使為申論上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耶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

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髙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為祟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朞遇兼隆内總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曽不感佩殊荷少答萬一自以勲髙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耻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宫掖希覬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

彰暴民聽喧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衞
互為脣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列
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改而豺狼
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況釁積禍盈若
斯之大可収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
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謀云相不減高宗諶喜曰感卿
意無為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為殿
中將軍永明中為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

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畧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行虜退六旬諶誅遣黄門郎梁王爲司州别駕使誅誕柬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諶弟誄與諶同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西昌侯

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諶伯父仙
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
勲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初為殿中將軍
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
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閤以慇直為世祖所知除給事
中淮陵令又除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
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

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内見皇后帝於宫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計附高宗密為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録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户徙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内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頴基竝應還

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髙宗慮事變以告
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
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
百歲毋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
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黄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
增邑為六百户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
侯增邑為千五百戸明年虜動假坦之節督徐州征討
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破之還加領太子中

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為侍中領軍東昏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令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踰墻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

户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瘂剛狠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遥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黄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秘書郎亦伏誅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死繫尚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驎司徒右長史祏姑為景皇后少為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灄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為吳興以祏為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録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别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為驃騎鎮東府以祏為諮議參軍

領南昌太守與蕭詠對直東府省内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祏勸帝出以示人晋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悦會直後張伯尹瓉等屢謀竊發祏詠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慕議定加祏寧朔將軍高宗為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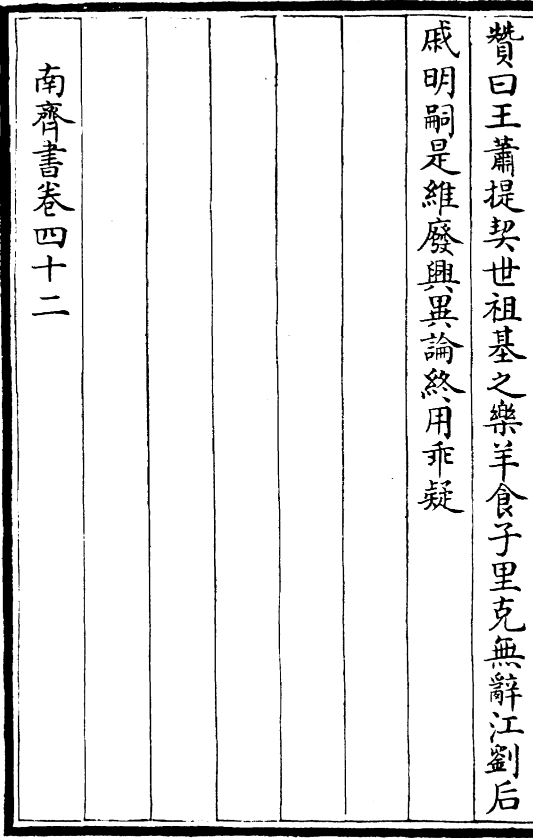
尉將軍如故封安陸縣侯邑千戸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禄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禄大夫建武二年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祏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永泰元年轉祏為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遺詔轉右僕射祏弟衛尉祀為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為衛尉東昏即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動止

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祏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為六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祏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既彰祏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鵞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祏議欲立

建安王寳夤密謀於遥光遥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
旨動祏祏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遥光暄以遥光若
立巳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遅疑久不決遥光大怒
遣左右黄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
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直
在内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
祏曰政當静以鎮之耳俄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直
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勲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

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祏祀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為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閤祭酒祕書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脩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居喪早卒有子歆字偉卿年十二聞祏至謂家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後帝於後堂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若在我當復能騎此不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起事以討暄為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

户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祐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竝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史臣曰士死知己葢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二而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之眄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己顧邁先流棄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慙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廢興異論終用乖疑

南齊書卷四十二

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

王晏傳字士彥○南史作字休默一字士彥

漸見親侍○侍汲古閣本作待

元會畢乃名晏於華林省誅之○臣宗萬按明帝本紀四年正月丙辰晏伏誅通鑑考異曰丙辰正月二十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既云未郊一日敕停則誅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會禮後耳

蕭諶傳諶於太祖為絶服族子○通鑑諶世祖之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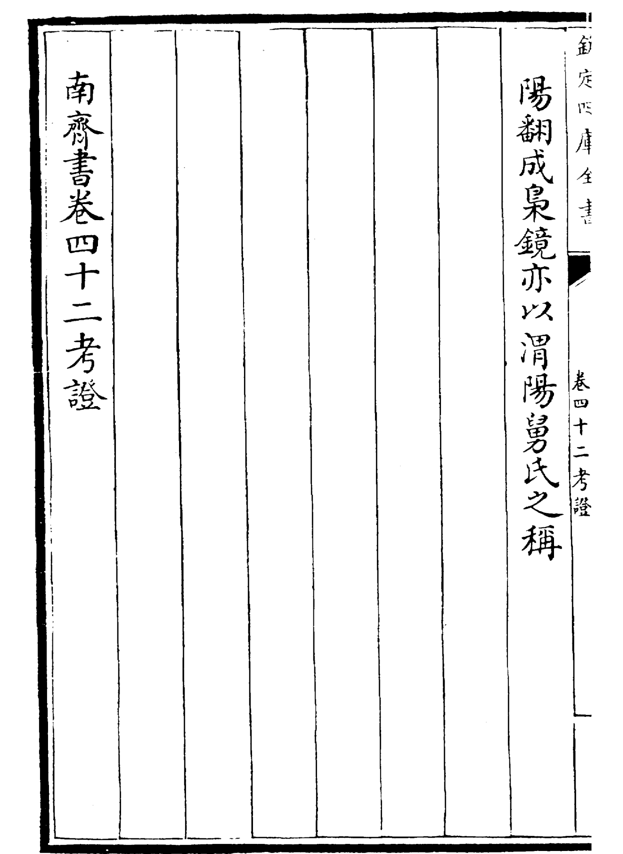
也與此異

仗身執還入省○臣祖庚按通典唐制鎮戍之官給仗身其人瓺鎮戍之上中下為差京官五品已上亦有仗身職員通鑑注云仗身執仗之衛士也

一門二州兄弟三封○臣祖庚按通鑑注云諶為南徐州誕為司州所謂二州也諶封衡陽郡公誄封西昌侯誕封安復侯所謂三封也

蕭坦之傳以戇直為世祖所知○臣祖庚按通鑑云嘗

為東宮直閤為世宗所知注云既為東宮直閤則從
世宗為是東宮亦有直閤將軍據此則祖字訛也
𢓭應還都○汲古閣本作遷都尉
江祏傳父德隣○南史作德驎
領南昌太守○臣承蒼按齊世無南昌太守之官南史
作領南平昌太守
舅殊無渭陽之情○臣承蒼按渭陽之詩言甥之致情
於舅也後人多反用之南史晋安王子懋傳不意渭



陽翻成梟鏡亦以渭陽舅氏之稱

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